



K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
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五

起柔兆涿灘盡柔兆敦牂九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

於魚涪津

續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涪

音浮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

捷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

進軍攻廣都拔之武帝元朔二年置遣輕騎燒成都

市橋賢曰市橋即七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冲

成都中两江有七橋西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

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將即亮翻帝必欲降之降

江翻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二人

見上卷上年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

可數得數所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

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

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

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

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

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

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

比毗至翻千條萬端言詳細也勃與悖同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

緩急不復相及復扶又翻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

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言幸而無它虞不至喪敗也急引兵還廣

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

吉將衆十許萬十許萬者約言之也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

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

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厲勉也

勉厲之厲有修飾振起之意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

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

其禍難量量音良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

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

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

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

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

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日加申為晡奔謨翻遂大破之斬

豐豐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上時翻而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

尚而擊公也賢曰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

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

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成都郭中也

臧宮拔縣竹破涪城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縣竹縣宋白曰縣州巴西縣本漢

涪縣涪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斬公孫恢恢述弟也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賢曰

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

皮音李通欲避權執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

空印綬上時掌翻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

通首割大謀事見三十八卷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

陵侯召讀與邵同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

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易以不

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

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幟昌志翻挑徒了翻下同而潛遣

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

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

之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

師之策說如字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

軍咸陽門臧宮傳作咸門賢曰成都城北戊寅述自

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

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邺將

銳卒數萬擊之邯戶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陳讀

刺七亦翻洞曾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蜀之其

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降戶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

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

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

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

子孫更嘗吏職吏工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

麇啜羹二者孰仁韓子口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

與其母孟孫怒而逐西巴既而復之使傅其子戰國

策曰樂羊為將為魏文侯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褚
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子且食之
其誰不食既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將即亮翻

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業平帝元始中除為

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夫既

不仕於莽其肯為述起乎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

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

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

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

御不以忘君珍御謂食珍之供進者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為于

偽翻下同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論語載子

張之言也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誘音西融曰宜呼室家計

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斷丁亂翻何妻子之爲遂飲

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

暈逃辭不受暈音暉述又聘巴郡譙玄姓譙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

玄平帝元始四年爲繡衣使者分行天下玄不詣亦

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

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

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爲干偽翻述許之

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平帝時皓爲美陽令嘉爲西歸恐

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

曰大馬猶識主况於人乎言身為漢臣豈不念故主乎王皓先自

刎以首付使者刎武粉翻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

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劔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仕述

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犍居言翻費音同郡任求馮

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青盲者其瞳子不精明不能睹物任音壬帝既平

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少隆死見上年譙玄

已卒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即少牢請羊豕也敕所在還其家錢而

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求馮信會求信病卒獨貽任

至合浦太守郡國志合浦郡在雒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上以述將程烏

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初王莽以唐漢文齊為益州太守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百

里齊訓農治兵治直降集群夷甚得其和降戶江公

孫述時齊固守拒險遂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

聞上即位間道遣使自聞間古覓翻蜀平徵為鎮遠

將軍封成義侯 十二月辛卯擄武將軍馬成行大

司空事 是歲參狼羗與諸種寇武都參狼羗無弋爰劔之後也

爰劔孫邛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曲之西數千里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為犛牛種越

為白馬種廣漢羗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羗是也爰劔曾孫忍及弟舞留湟中是為湟中諸種羗種章勇

翻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

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

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

及諸曹事其餘有議曹法曹賊頗哀老子使得遨遊

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黠下此乃太守事耳傍

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羗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

詣門請閉城發兵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

太守長知兩翻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

道長歸守寺舍賢曰曉喻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怖

布後稍定郡中服之 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

料敵不拘以逗留法

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慢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

以軍法直取勝敵為務

山桑節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東光

成侯耿純皆薨

諡法好廉自克曰節有功安民曰烈賀琛曰佐相克終曰成愾扈瀆固曰

成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弁弟廣舉並為中郎

將

乘繩證翻數所

弁兄弟六人

弁舒國廣舉霸兄弟六人

皆垂青

紫省侍醫藥

省悉景翻

當世以為榮

盧芳與匈奴烏桓

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

邊治飛狐道

治飛狐道以通趙魏應援北邊之兵

築亭障修烽燧凡與

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

上詔竇融與

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

千餘兩馬牛羊被野

乘繩證翻兩音亮被皮義翻

既至詣城門上

印綬

上時掌翻

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

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中山信都河間清河趙國勃海

又

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

在河西最為富饒

姑臧縣屬武威郡劉昫曰姑臧縣秦月氏戎所麩匈奴各蓋藏城語

訛為姑臧城長知兩翻

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

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

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麩昌呂翻

及從融

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

轂戶翻

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帝以是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

睢音雖
任音壬
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

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復正奉公臣子之節上

為長又與上語相應今從之曲禮曰毋雷同鄭氏註曰雷之

下雷同非陛下之福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

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戊子詔曰郡

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復

扶又翻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

也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

金詔以劔賜騎士馬駕鼓車

輿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上雅不喜聽音樂喜許既翻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

還上東門候汝南邳惲拒關不開

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

惲於粉翻

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

見賢

惲曰火明遠遠遂

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

賢曰東面中門也

明日惲上書

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尚書無逸

之辭槃樂也

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

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叅封尉

雒陽十二城門

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參封縣屬琅邪郡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虜

沱河以備匈奴虜讀乎

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